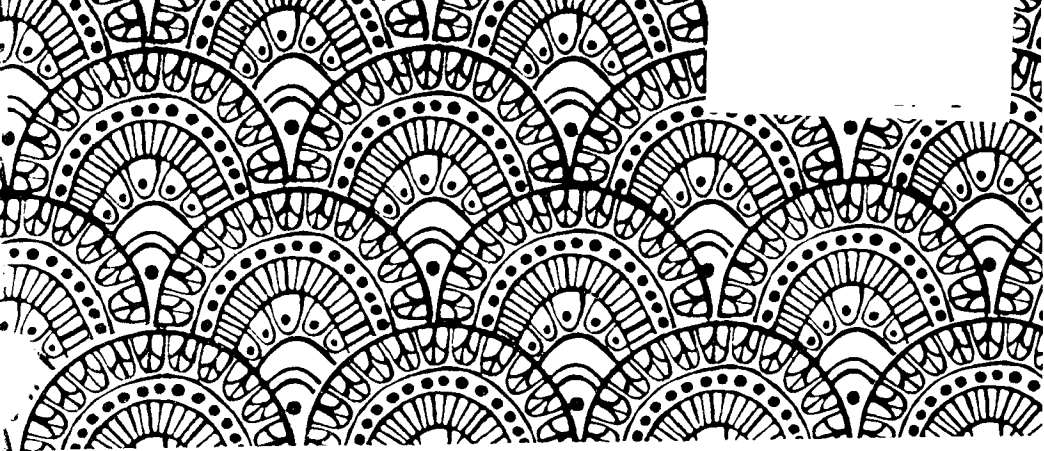


〔巴基斯坦〕 贝娜齐尔·布托 著

东方的女儿

——贝·布托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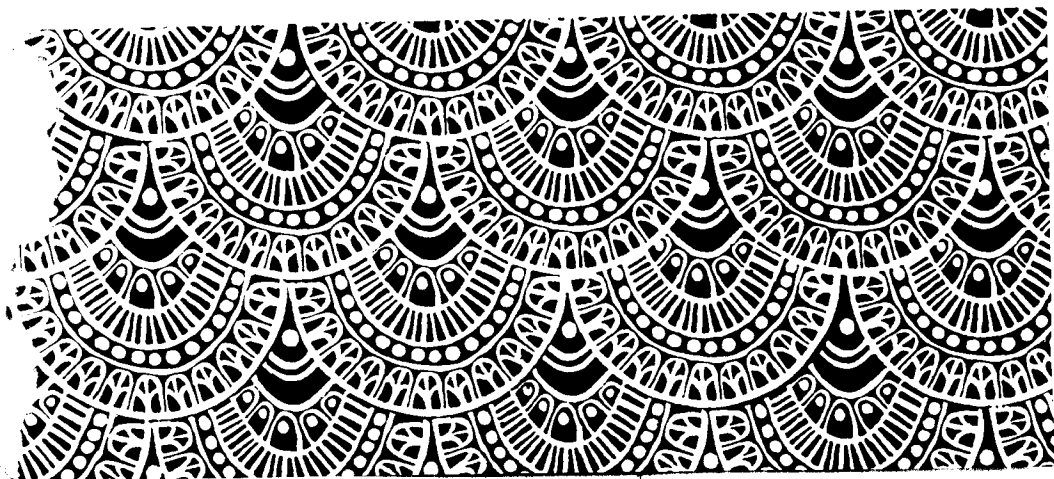




东方的女儿

贝·布托自传

〔巴基斯坦〕 贝娜齐尔·布托 著



Benazir Bhutto
DAUGHTER OF THE EAST
AN AUTOBIOGRAPHY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88
by Hamish Hamilton Ltd., London

根据英国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有限公司
1988年第一版译出

责任编辑：伍永光

封面设计：孙 敏

东方的女儿——贝·布托自传

〔巴基斯坦〕贝娜齐尔·布托 著

徐 步 袁维学 张春祥 牛枢政 译

朱士清 高雨洁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2.5 插页：3 字数：316 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262-1/K·46 定价：5.15元



一、幼年时期的贝·布托与母亲努斯拉特。

二、1964年5月，阿里·布托全家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合影。左第四人为11岁的贝·布托小姐。



三、贝·布托小姐当选牛津辩论社主席。



四、贝·布托小姐向父亲的坟墓撒玫瑰花瓣，寄托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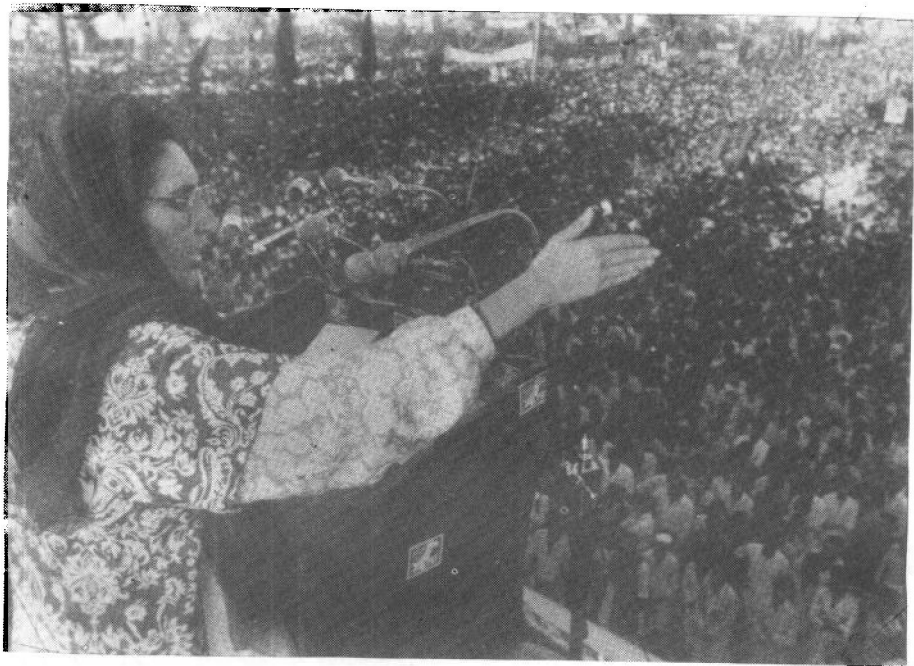
五、在国外流亡期间，贝·布托小姐到华盛顿向为她获释作出努力的佩尔参议员和彼得·加尔布雷思致谢。





六、贝·布托小姐
最喜爱的弟弟沙·纳瓦
兹拍完这张照片几小时
后在法国戛纳遇害。

七、1986年4月，
贝·布托小姐从法国返
回巴基斯坦拉合尔市
时，受到100多万人欢
迎的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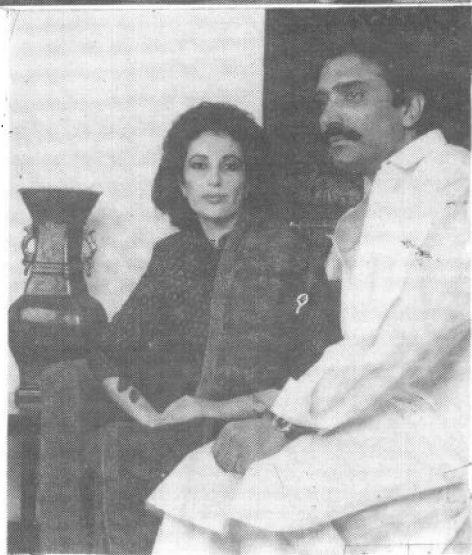


八、1986年8月14
——巴基斯坦独立
日，齐亚当局镇压和平
示威游行队伍，并枪杀
人民党的支持者。

九、1987年1月暗
杀贝·布托小姐未遂，
警察野蛮殴打示威者。



十、1987年12月18
日，贝·布托小姐与阿
希夫·扎尔达利结婚。



内 容 提 要

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的自传。作者以亲身经历，叙述了她父亲阿里·布托被推翻、诬告、逮捕、监禁、审讯直至绞死的全过程，并回溯了他的政绩和政见；记述了巴基斯坦政治风云中一系列重大事件，活生生地勾画出近十几年来巴基斯坦从阿尤布·汗至齐亚·哈克执政时期的社会画面。此外，贝·布托对她在哈佛、牛津的学子生活、家族兴衰、个人婚事、巴基斯坦的婚丧习俗、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礼仪及其流亡国外的境况，也有生动描述。

译者的话

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的自传《东方的女儿》无论在西方的英国还是在东方的印度都是一本非常畅销的著作。作者在1988年8月初将本书付梓时，齐亚·哈克总统尚未去世。作者未曾料到没过几个月，自己便在是年11月16日举行的大选中当选为总理。我们常常读到国家领导人退职后所写的自传，但像她这样写出自传不久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作者却不多见。

贝娜齐尔·布托女士不仅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而且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当选时年仅35岁。她知识渊博，智慧过人。译者有幸多次同她见面。她的言谈举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中国怀有良好的感情，认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行动是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将本书译成中文，用以表达我们对她的敬意，同时也希望能以此同中国读者分享我们对这位女总理的了解，以及我们对巴基斯坦人民的友好情谊。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朱永凤、高金英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此向她们表示谢意。

1989年2月8日

引言

我向来相信历史记载的重要性。1977年我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政府被推翻之后，我曾鼓励许多与他一起密切工作过的人撰述布托时代。但在巴基斯坦军法管制的艰难岁月里，在我父亲政府里供过职的许多人，都忙于与迫害及军管当局对他们提出的诬告进行斗争。另一些人则流亡他乡，无法得到他们的私人资料。我本人则投身于为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的斗争，后来又因此未有指控就被关押了多年，致使我自己也无法写一本关于我父亲政府方面的书。

当我流亡两年后于1986年4月返回巴基斯坦时，100多万同胞前来欢迎我。这使我一下子成为国际上引人注目的人物。顿时就有人建议我写一写自己，而不写我父亲。我犹豫不决。我父亲是一位民主选举的巴基斯坦总理，他取得了不朽的功绩，将永垂青史。写他是一回事，而写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重大的政治业绩还有待奋斗。写我自己未免有点放肆。我过去曾认为，自传一般是一个人晚年时回首往事才写的。

一位朋友偶然讲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她说：“没有记录下来的东西会被遗忘的。”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和许多巴基斯坦人一样，经历了军法管制的黑暗年代。而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有幸把那些经历记录了下来。让世界记住在巴基斯坦齐亚将军的军事政变后我们所遭受的压制是很重要的。

撰写这本书是件难事。它意味着要再次体验过去的痛苦，但它也能抒发心头的积郁，迫使我第一次去回忆那些我一直不愿回忆的事情。

这是我的经历。所有事件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亲自感触到的。本书并不是在深入研究巴基斯坦，只是看一下一个社会是如何从民主转向独裁的。愿它也成为争取自由的号召。

贝娜齐尔·布托

1988年6月21日

于巴基斯坦卡拉奇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父亲被杀害	1

被拘禁的年代

第 二 章 被监禁在家	20
第 三 章 在穆尔塔扎的思索	44
——我对民主的初次体验	
第 四 章 在穆尔塔扎的思索	69
——牛津之梦	
第 五 章 在穆尔塔扎的思索	93
——齐亚·哈克的背叛	
第 六 章 在穆尔塔扎的思索	116
——对我父亲不公正的死刑判决	
第 七 章 从穆尔塔扎获释	166
——民主对军法管制的挑战	
第 八 章 单独囚禁在苏库尔监狱	178
第 九 章 在母亲呆过的牢房	212
第 十 章 再次被单独软禁两年	235

与独裁者较量

第十一章 背井离乡	260
-----------------	-----

第十二章	弟弟之死	290
第十三章	返回拉合尔和1986年8月的大屠杀	319
尾 声	我的婚事	366
后 记		383

第一章

父亲被杀害

1979年4月4日清晨，他们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杀害了我的父亲。我和母亲被关押在离拉瓦尔品第几英里远的一座荒凉的西哈拉警察训练营里，但在父亲被害的那一刻，我立即有了反应。尽管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药，好让我熬过这令人坐卧不宁的夜晚，可在深夜两点，我突然僵直地坐了起来。“不！”惊叫声从我的哽嗓咽喉里迸发了出来。“不！”我无法活下去了，也不想活下去了。爸爸！爸爸！尽管天气很热，我却感到寒冷，好冷啊，浑身在打颤。母亲和我无言相慰。我们在那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在一起，时间在流逝。我们已准备好，等天一亮就护送父亲的尸体去家乡祖先的墓地安葬。

“我在守丧，不能和外人见面，你去跟他说。”狱吏进来时，母亲无力地对我说。她现在是寡妇，要过4个月零10天的隐居生活，不见生人。

我走进水泥板已经裂缝的前屋，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室内散发着霉烂的恶臭。

“我们已作好准备要和总理一起走。”我对年轻的狱吏讲。他站在我面前，局促不安。

“他们已将他埋葬了。”他说。

我如同挨了他当头一棒。“连他的家人也不在场？！”我痛苦万分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那些凶手也知道，见死者最后一面，给死者祈祷，为死者守灵，是我们亲人的宗教义务。我们

向典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将他运走了。”狱吏打断道。

“运到哪儿去了？”

狱吏默不作声。

“整个过程都很平静。”他最后这么说道。“我把他的遗物带来了。”

他将父亲留在死牢中那些可怜的遗物一件件交给了我：父亲直到临终前都穿着的一件长衬衫（卡米兹）和一条宽松的裤子（舍尔瓦尔）——他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父亲最后十天拒绝使用的午餐盒；父亲的背部被地上四处冒出的金属丝划破后才被准许使用的床具；还有那水杯……

“他的戒指呢？”我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问狱吏。

“他有戒指吗？”

我看着他装模作样地在口袋里到处摸索，最后掏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临终前，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很平静。十分平静。”他不停地啜嚅着。

绞刑怎么会那么平静呢？

我们的管家巴希尔和易卜拉欣，也随我们来到了监狱，因为当局不给我们供饭。他们进来了，巴希尔认出父亲的衣服之后，脸色顿时煞白。

“啊，真主！啊，真主！他们杀害了主人！他们杀害了他！”巴希尔大声尖叫。我们还没来得及制止他，他已抓起一罐汽油浇到身上，准备自焚。母亲不得不奔上前去阻止他。

我痴痴地站着，不相信父亲发生了什么不幸，也不愿相信。这简直不可能，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人民直接选出的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理，就这么告别了人世。巴基斯坦自1947年诞生后，一直处于将军们的统治之下。是我父亲，第一个给国家带来了民主。就是在这块数百年来人民受部落头人和地主蹂躏的土地

上，父亲制定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给予人民民权和法律保护。当人民不得不通过暴力和流血推翻将军们后，父亲又建立了文官政府的议会制度，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选举。

不，这不可能。“布托万岁，布托万岁”，当父亲成为第一个走访边远贫困村庄的政治家时，数百万人向他欢呼。当他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被选执政后，他便着手实行现代化计划，将少数封建地主世代拥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许多贫民，扫除百万文盲，将国内主要工业收归国有，实施最低工资保证制度，实行工作保障，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父亲执政六年，给处于萧条和黑暗之中的国家带来了光明，直至1977年7月5日黎明。

齐亚·哈克将军，被认为是忠实于父亲的陆军参谋长，却在夜深人静时派遣他的士兵推翻了我的父亲，用武力攫取了国家政权。这位军事独裁者，尽管使用了枪炮和催泪弹，实施了军管法，却没能摧垮父亲的追随者；尽管将他隔绝于死牢里，也没能动摇父亲的意志。就是这位狠毒的将军，刚刚将我父亲置于死地。就是这位齐亚·哈克将军，将残酷地统治巴基斯坦九年。

我手捧一小包父亲的遗物，站在那年轻狱吏面前，黯然失神。父亲的洒有科隆香水的衣服仍然散发着幽香。我紧紧地抱着它，突然想起凯思琳·肯尼迪在她父亲被害后很多年，在拉德克利夫还穿着亡父的风雪大衣。人们曾拿我们两家在政治上作比较，现在两家又有了新的可怕的联系。那天晚上，以及后来许多个夜晚，我将父亲的衬衫压在枕头下，总想靠父亲近些。

我感到极度空虚，生活已全部破灭。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为戳穿齐亚军管当局加给父亲的莫须有罪名，我竭尽全力。我同人民党一道，为了迎接在齐亚政变时所允诺的大选，也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后来面对人民党即将取得的胜利，齐亚取消了大选。我被军管当局逮捕过六次，并不断地被禁止去卡拉奇和拉合尔。母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父亲被囚期间，母亲是人民党代理主席，她曾八次被拘禁。最近六个星期来，我们一直被关押在西哈拉。在

这之前，我们被关押在拉瓦尔品第达六个月。但是，直到昨天，我才使自己相信，齐亚将军真的会杀害我父亲。

谁将会把父亲不幸的消息告诉我的弟弟们？他们正在伦敦政治流亡，为拯救父亲的生命而奔波。谁又会告诉在哈佛大学刚念完最后一年书的妹妹萨娜姆？我对她特别担心，因为她从不过问政治，可现在她跟我们大家一起都被卷入了这场悲剧。现在她是一个人的生活吗？我祈祷她不要干出什么傻事来。

我感到好似五内俱裂。我怎么活下去？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却仍未能保住父亲的性命。我感到孤寂，感到势单力薄。“爸爸！没有你的帮助，我能干什么？”多少次，我问在死牢中的父亲。我需要他在政治上指导我。虽然我取得了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学位，但我不是政治家。但他能说什么呢？只是耸耸肩，无能为力。

前一天，我最后一次见了父亲。相聚的痛苦让我无法忍受。谁也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决；也没有人通知正式呼吁军管当局对父亲宽大处理的世界领袖们，其中有吉米·卡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迪拉·甘地，还有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等国的领导人。齐亚当局的懦夫们，当然谁也没有把他们对父亲下手的日子向全国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对谋杀总理。只有母亲和我知道，而这也是出于偶然和推测。

4月2日深夜，我正躺在训练营的小屋里，母亲忽然来到房内。“萍姬，”母亲唤着我的小名，但一听她声调，我浑身不禁发僵。“外面的军官说，让我们俩今天一起去看你父亲。这是什么意思？”

我非常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是，我们俩谁也不肯承认。按一星期探监一次的规定，今天该母亲去探望，而我则要到周末。他们要我们今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这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